

列寧主義基礎

斯大林著

聯放社出版

斯大林 著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九四七年四月出版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斯大林 著

解放社出版

東北書店發行

目 錄

| | |
|-------------|-----|
|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 五 |
| 二 方 法 | 一二 |
| 三 理 論 | 一九 |
| 四 無產階級專政 | 三五 |
| 五 農民問題 | 四八 |
| 六 民族問題 | 六〇 |
| 七 戰略與策略 | 七〇 |
| 八 黨 | 八六 |
| 九 工作作風 | 一〇〇 |

關於列寧主義基礎

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夫大學裏的講演

謹將此書獻給

那些在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入黨的同志們。

約·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爲要詳盡無遺地說明這個題目，就必須著作一整本書。甚至於必須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詳盡無遺的說明。這些講演，至多也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底簡要大綱。雖然如此，但是我認爲敘述這個大綱，以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者按範圍說來，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在其著作中所放置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的，因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連的那些特別的新的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將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它還還沒有說盡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它是在整個國際發展過程中有其根源的，而並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

我認爲這個定義是苦於片面性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之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而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似乎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劃分爲革命部分與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撇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於連這個完全不充分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意，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曾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的革命內容。然而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內活動的，當時還沒有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是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內活動的，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門生呢，則是在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時期內活動的，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開的時期內活動的，此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已經打破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開闢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蘇維埃紀元。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向前的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所具有的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

義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鞏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鬭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爲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鬭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對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鬭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最重要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此時，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極點；此時，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此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到盡頭而轉變爲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是革命開始起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者，要算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乃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巨大勢力。與這個巨大勢力鬭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方法——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鬭爭——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非人生活而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鬭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鬭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的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已得贖物的老的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鬭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鬭爭

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原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為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底陣地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更加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上必然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數萬萬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數萬萬居民施行最橫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剝削和這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之出現，本地知識界之開始產生，民族自覺之喚醒，解放運動之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發生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就中乃是在於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爲一團，並投入天平底一端，結果就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爲不可避免的實踐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可是，這個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

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個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故鄉呢？

因為，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為，俄國當時懷妊革命的程度，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大，所以只有俄國會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乃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巨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是與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乃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放任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它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為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綫上犧牲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替它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

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以至於結合爲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鬭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能甘心喪失像舊時代的沙皇的資產階級的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兵力的人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誰就會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會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會應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會真正想不僅打破而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當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他就會應也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會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就會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接近起來，而且會應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國又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會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會應向前發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俄國會應成爲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爲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爲俄國會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爲當時只是在俄國才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在俄國的革命會不能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它會不能不在其最初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實際的性質，它於是就會不能不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本身。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在自己的工作，會能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麼？當然不能！正是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無論是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會推動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超出這個範圍，把鬭爭擴展到國際舞台上，揭露帝國主義底癰疽，證明資本主義破產之必不可免，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鬭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便利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會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會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的復辟。

就是因為這些緣故，所以俄國就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就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懷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綫，是注射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和具有比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會移到德國。

毫無疑義的，正是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就成爲以下一件事實底概然原因，就是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和具有比在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情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會經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不是偶然的，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列寧在其所著『做什麼？』一書內，就已經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約·斯大林註）提出了最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其他那一國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打破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而且也是打破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實了。

既然這樣，那末會作過這樣的革命和具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

放腳，——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由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考茨基以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的遷就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所謂「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會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當時，選舉鬭爭和國會黨團，還曾給予「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鬭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羣衆底生動的革命鬭爭脫離關係的，變成陳腐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記起馬克思底理論，可是，爲的是要割割這理

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見小利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束諸高閣。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某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巨大勢力面前，舊的鬭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和無能爲力了。

會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會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那一切空頭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時，如果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參與資本主義交戰。當時，如果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底新時代底命運，預備戰、新到武裝不足，或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頭腦馬尾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者身上。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這種方法。列寧主義底要求，就是這種要求。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群眾底革命鬭爭火燄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燄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的理論和實踐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造成那以革命理論為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而是根據第二國際黨底實際行為，根據它們的行動，去審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群眾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群眾和準備群眾去作革命鬭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準備群眾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受訓練和受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會如何實際應用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自己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它就不能夠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已造成這樣一個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在這個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然而

它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那末，爲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綫，並加速總結局之到來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麼？難道大家和每個人不是都知道，當時在德國的無產者是比一九一七年在俄國的——舉例來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群眾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它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就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群眾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麼？群眾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他們且援引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危險的（據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

無產階級政治鬭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鬭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鬭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鬭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鬭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群眾底直接鬭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鬭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會企圖用國會以外的鬭爭形式來代替國會鬭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壘前夜動員並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鬭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理論只是去與真正群眾的眞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系中，才最終形成起來。』」（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為一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為理論應當被實踐材料所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只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皇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堂皇示威，當時，第二國際曾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要遇到慘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曾提出『以戰爭對付戰

爭一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爲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只要把列寧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底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裏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黨底實際行動而按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市儈的庸人的政策，妄想……提出口號就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會總是和現在還是提出隨便那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還不說第二國際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還不說它們的手腕——掩蔽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困難的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點，這種話頭是消磨着生動的思想，阻礙黨根據自己本身的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而它們這些手腕是曾被列寧所譏笑和釘上羞恥柱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這本書上關於無產階級黨底自我批評問題寫道：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

鄭重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黨底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些人說：揭露自己本身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為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時，當我們黨還幼弱而不甚大時，列寧就在他所著『進一步』這本書上說道：

「他們（指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而言）。——約·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章句。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鬪，飽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却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之發展而被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在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而列寧底方法，就正是激頭激尾都被這種批評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底方法之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是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之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方法之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之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三 理 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爲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末據說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點的。大家都知道：普列哈諾夫曾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愛理論，特別是因爲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這種非常奇怪的對於列寧及列寧主義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與列寧主義全部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如果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它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如果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它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爲工人運動底最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夠給運動以信心，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能力，給運動以對於四周事變內部聯系的了解；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夠幫助實踐不僅了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了解這些階

級在最近將來應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担负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他預察我們黨所担负着的這種特殊作用時，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只有被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爲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是具有特別力量 and 特別意義的。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貢獻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極重大的任務，而世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傑作裏面，爲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哈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而普列哈諾夫本人却甚至於不敢認真着手執行這個任務。

※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黨——領導作用的理論。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它反對使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方向進行，——它主張工人運動完全只向着資本主義「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一要求方面進行；它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系統。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它反對使黨在工人階級前面行進；反對由黨把群眾提高到覺悟性水平，反對由黨領導運動，——它主張要運動中的覺悟成分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它主張黨只聽從自發運動，跟着這運動做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成分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系統，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使它自己的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黨之必要，出來反對工人階級為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和根本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黨，就莫要想由這個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

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指出以後，它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只限於說明世界，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底黨會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爭」。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裏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平」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平」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只是同一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個理論作過鬭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個理論上的假冒，乃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乃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乃是帝國主義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巨大勢力，乃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就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新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更加增長，把群眾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唯一救星。（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綫上的爆發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資本之加緊向殖民地 and 依賴國輸出；『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直囊括全地球；資本主義之變為由極少數『先進』國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將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和依賴國的那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而另一個則是迫得要進行鬭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依賴國。（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戰綫上的反帝國主義義憤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為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鬭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

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綫——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綫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綫，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綫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綫，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綫，以反對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綫。

列寧把上述這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問題的觀察法本身，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個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爲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那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統一整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體整個系統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對於革命的程度，那末在這系統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就不能成爲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底資本戰綫爲敵方。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各單個的民族底資本戰綫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綫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綫。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鍊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綫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人們通常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不是的，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綫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爲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綫的國家，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鍊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鍊條就在這裏

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爲什麼呢？因爲當時在俄國會展開以革命無產階級爲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爲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爲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會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將來，這鍊條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鍊條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具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顯然偉大的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爲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群衆所共恨的。

這鍊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例如那些在印度發生作用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經由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平衡「成熟」，而是經由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由帝國主義大戰中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革命運動，已最終被捲入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績錄條之被衝破，照例總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失去那被第二國際方面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與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硬說（而且現在還硬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條不可越渡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已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反資本主義的「決鬪」。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只是，而且不能不只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底掩蓋物和粉飾品。顯然用不着證明：在懷妊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環境內，當「繁盛的」資本主義已變爲「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而革命運動正在全世界各國裏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反動勢力，以至於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由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鬪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餘孽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已經多少發展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這個原理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在其所著「兩個策略」

這本書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連續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對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已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並奪取土地和工廠的實權。無產階級應當把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的民主革命，看做民主革命的繼續，並與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大基涅在一切民主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在『兩個策略』中看得更明顯的，這個思想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機關手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傳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上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當作不是『秩序組織』，而是『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幾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曾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為多年的運動，

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細微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執政當局；在這幾篇文章裏，他發展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的革命聯系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將延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局面，這不是爲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著名言論，在這段言論內，他曾援引『兩個策略』中那一段已由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以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

※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民，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除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勉強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鄙陋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夠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進行鬭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思想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力，澈底利用農民底革命精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主張者們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底革命精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主張者們却想直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作就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餘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肯願及像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的政策只能阻止把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鬭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主張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爲列寧

自己就是站在不停頓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這個最大的後備力量——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這個思想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底樣子，而改變了它的樣子以後，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會需要列寧用自己的老練手臂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不停頓革命思想底真柢，而使之成爲自己的革命論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共「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列舉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曾如何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只要盡可能多實行上述要求就最迅速地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爲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直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直到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已經發展到使這各國無產階級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時候，直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者手裏的時候。」

換句話說：

（1）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和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只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已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意義，而且改變了（改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底樣子，使它不適用於實

用。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會嘲笑我們的『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爲『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就是說，是在『不斷論者』底理論在俄國出現以後已經十年的時候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一否認『農民作用。』（見同卷所載列寧論文——『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

列寧底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們底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

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的跳躍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這一點。不過在這裏必須記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而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這本書裏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定律，就在於：爲要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群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要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出來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要革命，第一，就必須要多數工人（或無論如何也須要多數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性命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受政府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群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並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

※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利。革命已獲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然而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要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已獲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已獲勝利的國家底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孤獨自在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無產階級在其他國家內勝利的助力、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獲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高限度地實行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所有各國內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問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其成績，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個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以作爲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只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那已把它推翻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爲不可被戰勝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下面三個主要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1) 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和任何企圖；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鬭爭，與帝國主義鬭爭。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爲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復辟企圖。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已被推翻的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以增長百倍的仇恨心奔來鬭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平常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平常」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跟着。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而資產階級是有根據來實行復辟企圖的，因爲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那已把它推翻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破——而這當然是普通的情形，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罕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已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所有國際聯系底力量和結實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間內不免保存着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而一下子消滅金錢是不行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聯系，組織慣技和管理慣技，還有對於一切管理「祕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技術高等的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慣技（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底力量，就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每日，每時，自發，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是不可驅逐的，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協和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而且只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他

們，重新教育他們。」（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一八九頁），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要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要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的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爲其被人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鬭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鬭爭。」（見同上，第一七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就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是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去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條例與訓令，而是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包含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教育並鍛鍊自己成爲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些保證着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者階層。

馬克思曾向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要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是爲要改變你們自己並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們。」（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而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本身的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不是用奇術，不是依聖母旨意，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旨意，就能擺脫這些成見的，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夠擺脫這些成見。」（見『列寧全集』，第二五卷，

第二四八頁和第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已經可以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平常的，以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為條件的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是懼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的，他們因為懼怕得太厲害，就把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代替專政概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同地方的。麥克唐納爾輩和謝德曼輩之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能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癩疽底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群眾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群眾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之表現；可是，雖然如此，這種政府始終不免仍舊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爾

政府或謝德曼政府之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是在舊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面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奪到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為倚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任何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倚據，並得到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底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給一切人的，既給富人而又給貧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一應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階級者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

※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乃是以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下面這一件無疑的事實：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平等的。「純粹」民主論，乃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來掩飾資本主義底癱疽，粉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以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群眾。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是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為享用「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群眾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沒有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甚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德輩和司丁尼斯輩、洛克費爾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為目標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少數為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只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國家機器而運用它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應當「……不是如迄今以前那樣把官僚軍閥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打破這架機器……」——這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

備條件」，——馬克思曾於一八七一年，在他寫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爲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作爲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爲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有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會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爲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已臻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而無例外；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的、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破、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作爲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由於「不利」的「國際環境的關係，會認爲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只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替代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對於這個工作是不夠用的，——關於這點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底力量，——與舊式組織比較起來，——是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群眾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而無例外。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群眾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才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群眾先鋒隊方面，即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群眾鬪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實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群眾革命鬪爭、群眾政治發動、群眾武裝起義底最有力、最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巨大勢力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群眾本身底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群眾底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組織能盡量便利群眾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群眾在爲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精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各地方蘇維埃之統一並形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爲無產階級——即被壓迫被剝削群眾底先鋒隊，即統治階級——國家組織，就是說，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那些從前受資本家地主所壓迫者階級底最群眾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群眾，這些群眾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則被用幾千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群眾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三頁）。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它在原則上與舊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國會制的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出現，於是「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章回，——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群眾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爲，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鬭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它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然以這個結合與合作爲倚據，所以它就是由人民多數來統治少數的政權，就是這多數底國家，就是這多數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爲，它既然是打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民族勞動群眾底合作爲倚據，所以它就使這些群眾易於在統一的國家的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是使被壓迫被剝削群眾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群眾。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導我們：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統一並領導勞動者被剝削者人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以生產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它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群眾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系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夠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夠真正一下子就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吏的和法官的機關。」（見同上）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形式，因其吸引勞動者被剝削者底群眾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才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而國家組織底消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要素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這樣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得的政權形式，在這形式底範圍中，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會是這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就是這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

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五 農民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關於農民作用，關於農民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鬭爭中的同盟者問題，乃是一個從生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毫無疑義地具有的嚴重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開始於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大家也都知道：在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和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

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底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在西方有特殊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他們的文禮家風底表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而在事實上，這裏是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的，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另一方面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毫無疑義地是表明着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末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他們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會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承認多數農民是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已完全證實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結論。

由此就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和剝削而進行的鬭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鬭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就是說要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鬭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鬭爭能夠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底解放運動，能夠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能夠促進把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底後備力量和同盟

者。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包含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時止。這一時期底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農民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彼此爲爭取農民而鬭爭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鬭爭底命運，因爲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是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底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爲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鬭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領導），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導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當時在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裏，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尙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

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加強了。

反之，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直接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基本的後備力量，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首位，它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爲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從何而來呢？

這是因爲資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鬭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革命性底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列幾個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 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比方，大家知道，在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者，曾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在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作工者，却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有像布爾索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2) 企業裏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禁衛軍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就

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徹底革命的力量。

(3) 俄國資產階級底政治的萎靡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劾勞沙皇政府的醜態和直接的反革命性，這不僅是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 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的最不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個情況，就把農民拋入革命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就把工農鬪爭匯合爲統一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一切矛盾匯合成爲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應向那裏走呢？農民應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那毀滅性的破壞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麼？然而它是敵人，——前後四屆杜馬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麼？『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可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想只倚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軟弱無力，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新力量，這個新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列去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經表

明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鬪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是無從取得的。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終於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當時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起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止。這個時期比較不長，總共只有八個月；可是，從群眾底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可以大胆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整整幾十年，因爲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於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的革命力量，唯一能夠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的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彼此間爲爭取農民，爲爭得農民多數而鬪爭的歷史。決定這個鬪爭底命運的，是聯盟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鬪爭，前綫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夫暴動。

如果在以前，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在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戰爭問題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陷於疲困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

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政權，因爲，他們，而且只有他們，在當時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在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出路。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這革命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鬭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爲爭得和平、爲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鬭爭。當時，對於農民，並沒有別的出路。而且會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群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爲它已明白指明：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也是那同一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夠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只是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是正確的，催促革命並推動千百萬農民群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之孤立，已成爲一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盟政府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這就是便利了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的情況。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在以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却是以推翻資產階級爲方法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末在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爲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利用那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以便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系起來；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可是，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且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會經過三次革命底教訓，曾協同無產階級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鬭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領得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曾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鬭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領得土地，並因此而變成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自由，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

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爲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的有勢力的黨。」（見恩斯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爲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經濟合作底建立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用一切可能方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而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盡多時間，讓他們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爲我們認定有可能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人數愈多，則社會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爲着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由社會公款中担負一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犧牲，會使以後實

行整個社會改造時，將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在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只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現時就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之，——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農業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因爲，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之國有化這兩個原因，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在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發展，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群眾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列寧在其論合作制的論文中，已正確指出：在我們俄國，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就是說，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

業總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各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等）為標準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麻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麻農民生產協作社。這個麻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籽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系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的巨大的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我在這裏說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是與紡織業生產——舉例來說——方面的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農業其他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將很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那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手段，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這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這無產階級具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必要的一切，以便經過合作社，而且只是經過合作社，——我們以前曾鄙視合作社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社，——這難道不是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然而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組織底新原則」和「新社會制度」，他繼續說：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會花費多少萬萬盧布的代價，這是用不着提起的。現時，我們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須把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看作真正的幫助，這是說，如果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那還是不夠的，——須要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那有真正民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群衆看作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以便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以便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上去。

六 民族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以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彼此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彼此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都限制在一些主要只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些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注意其命運的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幾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洞的、不痛不癢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已經揭破這個豈有此理的差別，已打破那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橫在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橫在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並因此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關於使依賴國和

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原則通常都被人曲解，往往被人縮小爲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某型首領，甚至於竟把民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民族自決思想，曾遇到從反對吞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已經擴大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爲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群眾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毫無疑義地曾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樣的工具，——而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沙文主義鬼蜮技倆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群眾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被壓迫民族問題通常都被人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寇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底黨所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鬭爭，則「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關於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爲關於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爲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獨立國家生存而鬭爭的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會被人以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被人看作是一個單獨的獨立的問題，看作是與關

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曾經默然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可以無須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就能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道，可以無須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就能於無形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已經證實：民族問題，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系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則須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分，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末是否還有希望，是否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些可能性呢？是否可以將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是含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已完全證實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被壓迫的和依賴的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這樣一種民族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要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

要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之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會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當時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乃是歐洲革命運動底最危險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並不是一個絕對物，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的（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下，部分也許和一般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具體地，以革命運動利益爲觀點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底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有無產階級分子參加這運動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

政綱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爲前提。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鬭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鬭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爲這個鬭爭是削弱、瓦解和搗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的鬭爭，却是反動的鬭爭，因爲這個鬭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鬭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鬭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有資產階級稱號的，雖然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底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鬭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鬭爭，雖然這政府底閣員是由無產階級出身，是帶有無產階級稱號的，雖然他們是「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是違反形式民主要求的，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非常嚴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義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爲標準，而是要以反帝國主義鬭爭總結計算中的實際結果爲標準，就是說「不是要單獨看待，而是要以世界範圍爲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1）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爲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

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各殖民地和依賴國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人民；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人民底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鬭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共同戰綫，來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革命戰綫，則發展國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桎梏以謀得解放；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和不堅決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以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綫，因爲「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8) 這個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而這統一的世界

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底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只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個趨向就是趨向於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這個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基礎上產生的；另一個趨向就是趨向於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這個趨向是由於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之形成而產生的。

列寧說：

「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知道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鬭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系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是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乃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除非剝削殖民地、除非以強力將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就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只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各民族自願聯合之建立，只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

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經過使殖民地變爲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進行堅持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以反對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等）裏「社會主義者」底大國底沙文主義，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爲擺脫壓迫、爲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以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裏勞動群眾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會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如果沒有這樣作，那就會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會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會不能創造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這個組織就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組織就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底具體榜樣。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裏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以及孤獨思想，這些社會黨人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了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系。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裏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裏無產階級間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而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則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群眾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主義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方面的工作所說的話吧：

『這個教育……在強大的壓迫的民族裏與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裏，在吞併的民族裏和被吞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不可能。要達到使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近。更加融合的共同目的，就顯然要走彼此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底中心點一樣。如果強大的、壓迫的、吞併的民族中的社會黨人只是一般鼓吹民族融合，而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分鐘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吞併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等，——那末這樣的社會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信條主義者，而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必須在於由他們來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無論那個社會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務必鄙視他，視之為帝國主義者，視之為黑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却應當以我們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第二個字為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可以既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贊成本民族加入隣近X Y Z等等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為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無論如何，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

會黨人堅持「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七 戰略與策略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鬭爭的科學；（二）革命階段與戰略；（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領導；（五）策略領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鬭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作為階級鬭爭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在當時都似乎不是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只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在野黨地位，——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既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周到的策略。當時，只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它會實施運用國會鬭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這些鬭爭形式底意義，它差不多把這些鬭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鬭爭形式問題已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底黨就退避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只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為直接實踐問題時，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為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鬭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表明自己時，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鬭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周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那些曾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的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遂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然而列寧並未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為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為領導無產階級鬭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系統。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等著作，毫無疑義地都是放置於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的最貴重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底革命鬭爭的科學。

（二）**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一定階段基礎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相當的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佈置計劃，在革命一定階段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

第一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乃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自由保皇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

底佈置計劃，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並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無產階級。最親近の後備力量，乃是貧農。鄰國無產階級，乃是意料中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乃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個民主派想抓得勞動農民群眾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分子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乃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群眾，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底黨孤立，這些黨乃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及依賴國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有關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而變更，而在每個一定階段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爲實現這個路線而鬭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鬭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以及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如果戰略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澈底完成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鬭爭；那末，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樣重大，因爲策略所努力做到的，不是要取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搏戰底勝利，某些戰鬭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一定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乃是戰略底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化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却在這個時期內再三變更過。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底策略是進攻的，因爲當時是有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鬭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革命戰鬭口號，——這就是這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鬭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鬭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比較公開的工人黨，——這就是這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爲當時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鬭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公開的杜馬外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會應祕密起來，而群眾

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會變更幾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有關於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有關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革命每個一定階段基礎上可以依革命來潮或退潮、高潮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獲得物，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休戰時間起見，是在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之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獲得物的；

間接的：(1) 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 那些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而機變動作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和每個人所明白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白，所以必須說明：有時，它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實有頭等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保皇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衝突底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情上，毫無疑義地是起了自己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

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在當時，帝國主義者因忙於自己相互間的戰爭，曾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可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的意義的。

戰略底領導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其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的主要條件，要算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爲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綫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後備力量會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會用自己的語句來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說明這個在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條件，請看列寧這段話吧：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兒戲，而在開始武裝起義時，就要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之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因為否則那擁有更好準備和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轉為進攻。一防守就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那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三。計算到危機已達到頂點，計算到先鋒隊已具有戰鬪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時，計算到這幾點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決戰條件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已爭鬪到充分程度，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鬪爭而使自己充分疲竭」，如果「一切猶疑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中間的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其實際破產而充分丟臉」，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群眾那贊助進行最堅決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情緒，已經開始並且雄偉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條件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上述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這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情緒，前綫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採取的方針，不顧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一切種種阻難和障礙，這個條件之所以必要，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鬪爭底基本目標，使群眾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熟悉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黨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犯的錯誤行爲，——黨會通過關於參加預備國會的決議，——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竟忘記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機關，那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作革命鬪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布爾塞維克退出預備國會而被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撥而去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時，當在那時力量對比下只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保存其後備力量時，——那時，必須隨機應變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經學習怎樣進攻。現在應當了解，除已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退却。必須了解，——而且革命階級正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了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而實行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曾給黨以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給自己保留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既締結單獨和約，於是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難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我們既然這樣利用，我們就取得相當的手是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這就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乃是戰略領導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便得到在

一定勢力對比下最高限度的爲準備戰略成功所必要的結果。

怎樣才算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的主要條件，要算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爲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群眾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群眾引到革命戰綫上，把這些群眾佈置在革命戰綫上。

問題並不在於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避免。問題是在於要使群眾，千百萬群眾了解這種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群眾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了解這一點。任務就在於要使千百萬群眾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了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避免，並提出這樣一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這些方法和形式可以使群眾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底正確性。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以便使群眾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其與群眾的聯系。如果沒有群眾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打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召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這個策略會威脅着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會跟着那些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他們實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群眾中的影響，因爲在當時，孟塞

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來得及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在當時，群眾還沒有來得及根據本身經驗來察知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群眾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鬭爭的策略，會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這個策略會威脅着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群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列寧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或是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時，却叫先鋒隊單獨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者和被資本壓迫者群眾都站上這個立場，那末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群眾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已由俄國，而且已由德國所十分有力地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的往往不識字的群眾，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的個個識字的群眾，也會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是如何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委曲盡忠，完全卑鄙離離以後，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只會有極反動分子（俄國之科爾尼洛夫，德國之賈卜及其同類）專政以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條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環節，而一抓住這個環節，就可以握住整個鍊條而準備那些為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在於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這樣一個當前任務，而解決這任務，就是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而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系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還由上而下地腐蝕着黨，而思想離散狀態會是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竟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只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這樣的意見一致的中堅，這個中堅能夠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基礎以形成真正的黨。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變成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竟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只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只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只有經由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只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以後，只有把握商業以後，只有把握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當前任務，以便造成條件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鍊條上的這一個特別環節，而這個環節是必須用全力抓住的，以便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以下一個環節」……「在現有時機內……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國家調節（引導）下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這就是歷史事變鍊條中，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這就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是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的。這種見解是完全不對的。布爾塞維克之知道下面這一點並不亞於其他任何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凡施皆善」的；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拒絕採用看風轉舵的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登一座艱難險阻、還沒有被人考察過和從來為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時，却預先就拒絕有時曲折前進，

有時回頭退後，拒絕變更既經選定一次的方向和拒絕試用各種各樣的方向，是同樣可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〇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人們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至於革命工作，那就是小事情，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而已，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之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瓦解革命的工具。

而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之下，自然要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鞏固革命的工具，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撐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是為要利用它來做連環鉤以便把合法工作與不合法工作聯貫起來，是為要利用它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強不合法工作，這種不合法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的實質。

而改良派之接受改良，却恰巧相反，是為要拒絕任何不合法工作，破壞那準備群眾去作革命的事業，却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

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改良道路」，採取迂迴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休戰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道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而這特點就是：在這種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着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休戰時間，它的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改良在這種條件下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就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發展規模是充分偉大，所以它給予了充分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迂迴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如果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曾是革命底副產品，那末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就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就是那握在無產階級手中而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而同時，馬克思曾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只能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裏，無產階級即令是在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獲得第一次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

是：改良是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鬭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已即令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就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還是與以前一樣，可是在形式上，却已有這樣一個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治，才能了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它們（即指改良。——約·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依然還是「副產品」），除此而外，對於已在其中獲得勝利的國家，當實力在其極緊張運用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就是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休戰時間。勝利給予這樣多的「後備力量」，使甚至在迫不得已而實行退却時，也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至八五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鬭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鬭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鬭爭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黨，乃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是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底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鬭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鬭爭的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鬭爭的選舉機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在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按新的革命的風格去改造整個黨工作，培養工人以爭取政權而進行革命鬭爭的精神，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與殖民地和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

的聯系，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制度和平條件中訓育出來的陳舊的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擔負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面以陳舊的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樣的情形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黨，戰鬪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為爭取政權而鬪爭；這個黨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這樣機敏，以至於足以繞過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任何暗礁。

如果沒有這樣的黨，那就甚至於莫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莫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要成為真正先進的部隊，黨就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鬪爭，它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群眾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平上，那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它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它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着自發性做尾巴。第二國際底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黨是

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平上的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鬪爭底困難，說到鬪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群眾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如果不甘願遭受失敗，都非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給可咒敵人去吞食，就更非有這樣的參謀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才能夠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可是，黨不能僅僅只是先進的部隊。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本階級底一部分，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系。當各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用由其他階級出身者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平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群眾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竟變成隔離，如果黨竟閉關自守而與非黨員群眾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和非黨員群眾發生聯系，如果在黨和非黨員群眾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群眾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群眾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可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群眾送進黨的，這些非黨員群眾會積極參加接收新黨員的工作，

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未曾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員工人群眾把我們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至親的黨，他們認為黨之發展和鞏固是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綫索把黨與非黨員群眾聯結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部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時，在國內戰爭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來行動，都應當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隊伍，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諾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了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群眾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的水平，那就是欺騙自己，故意不看見我們的任務之巨大，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鬭爭，它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底任務是非常偉大而繁雜的。黨應當在國內國外發展底非常困難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鬭爭；當環境要求進攻時，它就

應當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要求退却時，它就應當使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員工人群眾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精神和堅定精神。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就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定義裏就規定了，在這個定義裏，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為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定義，他們提出來代替這個定義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列入黨的「制度」，這個「制度」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就一定會使黨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以至於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綫，拋棄黨關於把無組織群眾提高到先進部隊水平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制度」之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為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綫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為「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為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之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灌入把黨與階級混為一談的搗亂思想。」（見同上，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
的統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
決議。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鬭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
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許多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
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
之造成，思想威信之變成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於黨的上級機關。」（見同上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分子之攻擊，他們斥責這種
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
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鬭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這些原則之始
終一貫的實行。列寧把那反對這些原則的鬭爭叫做是應受譏笑和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
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這本書上評論這些不穩定分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猙
獰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
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
釘」……，一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面孔和發出蔑視他人的……意見，說完

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要掩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倚據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倚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倚據代表大會底一機械的一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自行提充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們。」※（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第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許多組織；而如果没有這些組織，它就不能進行反對資本的順利鬭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鬭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組織形式（如果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靠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没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鬭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爲如果没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擔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爲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

※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羅德、馬爾托夫、頗特列索夫等等而言，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

——約·斯大林註

園內的工作，因此它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就是說，這一切組織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運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為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綫、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為有必要的經驗而能定出這條總路綫，而且因為它有充分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綫，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產生間斷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是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的：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系，而且是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就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就是這樣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種種非黨組織都變成為服務機關，變成為把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便凡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們，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們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無產階級組織其他一切形式方面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那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

理論產生了一些離黨而獨立的國會議員以及脫離黨的出版家，近視的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以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在無產者階級內部和在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基本的領導的始基。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們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同時並且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無產階級就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無產階級就運用它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綫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其他一切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群眾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鬭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無產階級在俄國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只是爲着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着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就是說，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

中一切有思想的。忠誠正直的。舍己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分子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支持至今已有一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支持至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無產者群眾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造成骨幹和堡壘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者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者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以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因自己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那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鬭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鬭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乃是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鐵的在鬭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正直分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善於注視群眾情緒和善於影響群眾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鬭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當階級已經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要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自己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

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則黨內的鐵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鬭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料到黨內的批評和黨內的意見鬭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一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料到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鬭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這樣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的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時的已尖銳化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夠實現自己的職責，就是如果它是組織得最集中，如果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如果它的黨中央是具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鬭爭條件下，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是無論與黨底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

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這就是說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滅弱和破壞紀律，滅弱和破壞專政。當然，第二國際底黨，既進行鬭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是能容許如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的自由主義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作爲自己工作底基礎，是既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以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底基本條件——爲觀點」，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關於黨底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和立刻地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立刻解散那一切而無例外的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關於黨底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就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會、知識界當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們，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又發生無產階級上層分子腐化過程，這些分子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的工會家和國會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就生活方式說來，就工資份最說來，就整個世界觀說來，他們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乃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

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黨，是資本家階級底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底真正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從內部搗亂和爆發黨的行動底主要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那就是陷於兩面受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分子作無情鬭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進行反帝國主義順利鬭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鬭爭方法來「克服」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來「消除」這些分子的理論，乃是腐敗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去吞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鬭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黨與唐恩輩而特列索夫黨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黨已經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會能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它會能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所具體證實了的

……。在俄國，曾有過很多次難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候，不僅把那些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爲甚有益的事情……。

●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慘酷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爲那對這政權的逼迫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這不是減弱，而是既加強黨，既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九 工作作風

這裏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裏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這樣一種特別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就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特別式樣的黨國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在那裏呢？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廣度；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就是黨和國家工作裏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的革命廣度是這樣的消毒劑，這個消毒劑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廣度是這樣的活力，這個活力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它，那就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就有一切可能在實踐中墮落為空洞的「革命的」馬尼諾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不可勝數。誰不知道有這樣的「革命的」杜撰主義病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這個毛病底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依·愛倫堡曾在他那篇標題為「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一位患有這個毛病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這個人曾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果，他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然而這篇小說之正確抓住這個毛病，那還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

患着這種毛病的人。他曾痛斥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毛病爲「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這就是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竟妄想他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就能解決他自己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凡的日常的事情來對抗這種「革命的」空砲，並以此而着重指出「革命的」杜撰主義是無論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凡的事務……少發些政治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頁和三五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乃是這樣的消毒劑，這個消毒劑能消除「革命的」馬尼諾夫精神和虛幻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的不可遏止的力量，這個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阻礙，這個力量以其求實堅忍精神去掃除一切和任何障礙，這個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個力量，則認真的建設工作就沒有可能。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廣度結合起來，那它就有一切可能墮落爲狹隘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塞維克」陷於蛻化而離開革命事業呢？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爲「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毛病，他在這篇

小說裏描寫某些俄國「希爾塞維克」底風格，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爲着什麼」，並因此而誤入迷途，離開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靜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毛病。列寧會痛斥這種毛病爲「狹隘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是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日常工作一切事務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對抗這種毛病，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一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革命廣度與美國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這就是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只有這樣的結合，才給我們以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底工作作風。

列寧主義基礎

一九五二年初版 安·

定價： 2.50元